

父亲成植物人,东大男生休学看护

19岁的邱红说:父亲是用命在养我,我要报答他

大学时光是每个学子最期待、最向往的,而他却放弃了。“八年来,父亲为了照顾这个家,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,如今他倒下了,成了植物人,能照顾他的只有我。”19岁的东南大学学生邱红为了照顾父亲,选择了休学。昨天,记者联系了邱红,听他讲述自己和父亲的故事。

“父亲用命在养我,我要报答他”

邱红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村庄,是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的大二学生。他告诉记者,2005年,母亲因与父亲不和离开了家,如今家中还有70多岁

的爷爷和正在读初三的弟弟。去年9月份,他的父亲被确诊为右胸腔有巨大占位性病变。手术中,父亲大出血,抢救后就成了植物人。

为了照顾父亲,今年3月初,邱红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。“我的父亲真的是用命在养我,我要尽全力报答。”邱红哽咽着对记者说了这句话。据了解,邱红的家境一直不好,父亲病前的八年都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,为了多赚点钱,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。“一次家中一位远房爷爷去世,父亲去帮忙,回来的时候连人带车翻到了沟底受了伤。回到家中,他跪在地上哭泣。”邱红说,他至今都记得当时父亲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不能死,孩子还需要我照顾。”

大一入学是邱红第一次离家,父亲特别想送他到南京,但

想想多个人来回要多花1000多块钱,只能送儿子到贵阳。“我至今都记得,那时父亲对我说‘别回家,别耽误学习,家里一切都好的。’”邱红说。

“我背着他要饭都要给他治!”

去年9月份,父亲手术后成了植物人,而为了给父亲治病,家中已欠外债达10万元。亲戚都劝他放弃。“只要父亲还有一口气,哪怕背着父亲要饭,我也要给他治。”邱红说。

回到老家的邱红,买来各种按摩器给父亲按摩。怕父亲胃萎缩,每隔3个小时,邱红就要给他喂食一次。在他的精心照顾下,父亲渐渐有了些起色。“一次我出去办事,夜里3点多才回医院,父亲眼睛睁着,还没睡。我就跟

他说‘别等我了,睡吧’,父亲这才闭上双眼,睡了。”邱红哽咽着说,父亲现在慢慢恢复了知觉,时常意识清醒。

“我要带他去北京医治,我相信我的父亲能醒过来。”邱红说,他四处打听得知,北京军区总医院设有植物人促醒专科,他要送父亲去那里接受治疗。如今最大的问题,就是医药费。

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姜老师告诉记者,学校目前正在组织学院各班级募捐,他们将在第一时间为邱红送去捐款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聂聪

如果有热心的市民愿意伸出援手,可与邱红联系,手机号是15285574252,中行卡号:4563 5112 0001 224 2252。

遗失物品迟迟没人领咋办 这家影院很聪明 柜台里办个“失物展”



失物展览 请供图网友来领稿费

“一开始以为是电影纪念品,后来发现是各种遗失物品。”一名顾客在一家影院里发现一个特殊柜台——专门陈列各种失物,这种贴心的服务让她十分惊喜。

影院公开展示失物

走进新街口万达的影院,宽敞的大厅里放置着几个玻璃橱窗,精美的饰品整整齐齐地罗列着。乍看上去,会以为这是一个用来陈列礼品的柜台,但在柜台的左下侧,里面放着手机、各式钱包,甚至还有各种证件。虽然摆放得十分整齐,但这样的混搭总让人觉得怪异。细细看去,原来这可不是一般的柜台,而是专门用来放置客户遗失物品的。在这家影院的河西分店,还有一个专门的橱窗用来陈列失物。

影院工作人员介绍称,这个公开的失物招领处已经有很多年了。之所以将失物公开陈列出来,是考虑到失主再来影院时说不会看到,部分失物或许还能有个着落。

扔还是不扔,这是一个问题

医院、车站、商场……这些都是市民经常丢失物品的场所,也是捡到失物最多的地方。市民丢了东西自然着急,但对这些公共场所来说,捡到的东西没人要,也抓狂得很。

“医院里人流量很大,人们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,”某大型医院导医介绍,相比其他公共场所,医院里的失物招领算是比较容易的了,因为它们大多是医保卡、公费卡等证件。通过医院的信息系统,一般都能查找到遗失者,但有时候也无法查到。在面对这些无主失物时,他们是区分对待的。比如各类就诊卡,一般会集中保存,但一些价值较低的物品,如果一两个月内还没人前来认领,可能就直接仍掉了。今年1月至今,她这里统计到的各类失物有70多件,30件至今仍未被领走,其中有不少都是就诊卡,保存它们自然会带来一定的负担。

“尤其是钱包、帽子、雨伞什么的,扔也不是,不扔也不是。”一家影院工作人员直言:尴尬。根据经验,短期内没有人来寻找的失物,大多以后也会“长眠”箱底,一天天下来,数量越积越多,用来放它们的空间是有限的,“没地儿放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但要是扔掉后,再有人找上门来,还是麻烦。

橱窗展示可否推广

听闻有影院公开展示失物,不少商家认为这种方法的确实有一定的借鉴价值,但也有人担心这会引发一些人的歹念。假如有人在展示橱窗里看到心仪的物品,明明不是自己的,但可能会有冒领的情况出现。一些商家建议,想要遏止这种情况,除了工作人员严格落实登记制度外,还可以实行分级管理制度,比如贵重物品不予公开展示。

现代快报见习记者 刘旌

他曾是举债上学的苦孩子 成功之后“接力”献爱心

秦淮区政协委员联手资助贫困生

律师、公司老总、秦淮区政协委员……34岁的陈松有很多个身份,这个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,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却十分感慨:“当初父母靠举债才让我完成学业,看到那些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的孩子,就想尽力帮助他们。”6年来,陈松已为多所中学的贫困生累计捐赠了约60万元的款物,如今,他又计划着和其他政协委员一道,设立资助贫困生的专项基金。

苦孩子陈松的报恩

从2006年开始,陈松就开始定期资助老家母校的贫困学生,“因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所以想要回报社会。”陈松坦言,当初没有他人的帮助,自己就无法从一个贫困的农村娃成长起来。现

在他不仅是江苏正天衡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,还投资了贸易公司、拍卖公司等多项产业,但这个大老板当年却因交不起学费,差点失去念大学的机会。

陈松的父母都是农民,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。当初考上大学后,依靠父母借来的4万元钱才勉强完成学业,本科毕业后本想考研深造,却因为家里经济压力太大而放弃。因为自身的经历,他对于贫困的孩子十分同情,只要知道有孩子没钱念书,就一定伸出援助之手。

这样的好心人不止一个

在陈松的身边,这样的好心人还有很多。融天控股集团的董事长王海山,是个在南京打拼了十多年的福建商人,多年来也资

助了不少贫困学生。

“我也是穷孩子出生,16岁就在集庆门城墙外摆地摊了。”王海山说,现在条件好了,希望能够尽力让贫困的孩子多念一点书,少受一点苦。去年,融天集团出资2000万元,向江苏省慈善总会捐资设立了“融天爱心基金”,为贫困大学生、在宁高校特困生提供助学、助医援助,公司还承诺每年拿出利润的5%放入基金,持续资助贫困学生。

不让孩子输在资源上

“我们直接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,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。”锦绣前程教育中心是一家中小学课程辅导机构,校长杨冰告诉记者,办学过程中他们发现,不少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

学习不够好,是输在了资源上。

杨冰无法忘记10年前锦绣前程刚开业之初,一名老人带孙子来报名参加补习班,1000多元的学费,老人家掏出来的却是一大堆零钱。杨冰当即叫人把学费全数退还,从此以后,锦绣前程就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只要来报名的孩子家里有困难,学费一定酌情减免。数年来,学校已经为近千名孩子减免了学费,这些孩子中,不乏考上复旦、南大等名校的高材生。

和陈松一样,王海山、杨冰也都是秦淮区的政协委员。秦淮区政协将把委员们的资源整合起来,以设立专项助学基金的方式,为更多的贫困学生提供持续的资助。 通讯员 谢江平 孙乐 现代快报记者 钟晓敏

从拉萨骑行1800公里到丽江,南医大研究生沈坤: 五年骑行一万公里,享受苦旅美行

清明小长假将至,不少人“蠢蠢欲动”计划着未来三天去哪里玩。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2011级研究生沈坤正忙活着准备攻略和户外设备,和7个朋友徒步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放松心情,看看油菜花。5年来,这位喜欢骑行和户外运动的“徐霞客”已经骑行一万公里,独自从拉萨骑到了丽江。

最长一次旅程 1800公里,拉萨-丽江

东至连云港,西至拉萨,北抵首都北京,南至海南岛……沈坤5年来的“行迹图”,已经覆盖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自2008年第一次远行从南京骑到西安后,沈坤和他的“美利达公爵”山地车已行过一万多公里,其中1500公里以上长途就有三次。去年7月,沈坤在徒步行走西藏墨脱半个月后,又从拉萨出发沿着滇藏线,1800公里一路骑到丽江。

沈坤认为,征服旅途中的艰辛,结识来自天南海北志同道



沈坤在路上 学校供图

合的朋友,是一件快乐的事情,尽管有时途中险象环生。

“其实古人成年之后,必要行游历之俗。古时交通相对现在更加落后,行车的困顿和窘迫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读万卷书获得真理,行万里路才能更加亲身感受到江山的壮美。”沈坤说。

最潇洒一次旅程 一个人看梅里雪山

虽然经历过种种磨难,但沿

途美丽的风景让沈坤难以割舍对旅行的热爱。有一次沈坤骑到梅里雪山附近,“雪山就在我旁边触手可及,骑得大汗淋漓时我就看着它,真像一堆巨大的冰淇淋,想舀一勺来吃。”

不管多累,每晚投宿后沈坤必将所闻所感写下来,在有条件的地方把照片传上网。一个人行走得实在太憋屈时,“我就边骑边自言自语,或者大声吼两下发泄。”沈坤说。

他在旅行日志里写道:“旅

行即人生,无苦旅,非美行。请少些抱怨,多些积极。认真对待每一次出游,善待生活,且行且珍惜,带着单车追逐梦想。”

骑行最大的收获: 体能超人、修车高手

长期骑行实践中解决问题,使他成为修车高手。沈坤的补胎技术一流,凭耳朵听、皮肤感觉就能准确找到胎破点,五分钟之内就能独自拆补完毕。

对常人来说,在高原上走两步就气喘头疼,沈坤却能一路高原骑行。原来,本科报到第一天他就办了健身卡,开始了他的“野蛮”锻炼史:每周健身三到四次雷打不动。先热身半小时,再沿着400米操场跑10圈,有时候实验做累了,吃过晚饭就从学校骑到紫金山,打着手电筒从白马公园骑到天台,只要10分钟。

现在读研一的他计划,等工作几年攒足了钱,就带着他的公爵车继续骑行中国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金凤